尚書啟幪

尚書啟幪卷四

周書中　　　　定海黃式三學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鄭君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

鄭君以厤算推知之詳李氏尙之書豈十六日庚寅二

十一日乙未史記魯世家以此爲成王七年二月乙未

與鄭君說異望江作朢从說文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
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君曰從鎬京行至于
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下謂
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
以遠爲文恭也

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鄭君曰相視也江曰大保召公也召公先周公往視可
定居處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越與若皆及也連言之則曰越若來至也越若來三月
言及至三月也說見王氏釋詞江曰朏月未成光月三
日也式三拔鄭若說三佗二
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江曰戊申月五日也大保以五日之朝至洛相卜所居
得卜得吉卜也經營度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營
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鄭若曰汭隈曲中也江曰庚戌月七日也能左右之曰
以庶殷衆殷民也攻猶治也位城郭宮廟朝市之位逸

書作雒解曰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又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越五日甲寅位成

江曰甲寅月十一日也成謂規畫有就緒若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位定矣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江曰翼日明日也周公以十二日之朝至洛遍觀新邑之營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江曰為營兆于南郊因用牲以祀天也伦維解曰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牛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郊用特牲貴誠也孫曰自甲寅翼日數之月十四日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江曰立社以祭后土以何龍配伦維解曰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是也牛羊豕各一爲大牢社用大牢降于天也孫曰

戊午月十五日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江曰周公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之于冊已命役于

眾殷侯甸男服之邦伯孫曰甲子月二十一日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江曰眾殷成周公命大悉悉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鄭君曰所錫之幣蓋璋以皮琰璧玉大弓召公見眾殷

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勸之因大

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賜

周公江曰以猶與也式三謂錫貢也見非此言人貢于

周公而逆之王也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江曰旅陳也言旅王若公則王在矣王蓋以既見周公

所獻之卜而來也備呼衆殷及御事使皆明聽也段曰

詩思齊箋引無自字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

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鄭君曰言首子者凡人皆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江曰
元首也驅竟恆惪也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玆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
民玆服厥命
遐終猶㠯詩論語之永終綿延之謂也服承也殷先王
精爽在天于是後王後民斯服承其命也
厥終智藏瘝在
厥終指紂之世也古瓶藏字本作臧善也瘝俗字古本
作鰥寡少也言其季世智善之人少在位也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

夫丈夫也知謀也保讀為緥小兒衣也抱古作袌褎也

見江說徂訓通告天詞也執贄通藏身也言丈夫謀緥

緥其子攜持其婦以哀呼天告其身與妻子之亡所出

亡所藏也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懋盛厚也言天之眷命盛厚于周也疾速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迪攸道子字慈也面鄉也稽攷也若順也言視古人有

夏天所從字變保安之夏王亦鄉攷天心而順之今時

既隕其命矣此孫氏說式三案面遠也今用緬古用面

稽合也迪合天之所順也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格降樂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

稽謀自天

壽耇一佗耇老江曰沖子謂成王有又自從也式三案

稽合也卽面稽天若也矧亦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王伯申曰令即也江曰諴和碞險也小民難保故曰民碞言王雖幼小乃天之首子哉其大能和諴于小民則于今休美王其不敢後用顧念小民當畏于民之碞險

江說讀顧字絕句式三桀十字作一句讀言顧畏民碞之不敢後也碞畾同多言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江曰紹繼自用服治也土中謂王城于天下土爲中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江曰俾周公言爲大邑于土中自是可以配皇天而愼祀于上下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王其有天之成命以治民于今獲太平之美矣式三案有又通今即也言王又能成天命治下民即休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江曰邁行也召公既述周公之言因即陳治民之道王

者有分土無分民王治民之先務當治殷之御事使比附介與于我周之御事節制其性使不失中則日行進于善矣其敬爲之所哉言當處置之要所也不可不敬德者丁甯致戒以起下文式三案江言節制其性使不失中者如論語六言六蔽之指及孟子言性色臭味安逸之性有命焉是也孫訓節爲和亦一義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我我王也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服天命惟有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江曰歷年多歷年所也延之言長不其延言短也言夏
殷年數修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
其鑒此則所當戒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我我王惟思若此也此功夏殷之功也監其墜命而繼
法其功業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王乃初服一化今王初服厥命莊曰宜化今王乃初服
厥命江曰生子謂年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以善初生
意于惡終以惡今王初服命若生子然無不于初生自
詒哲命勉王早自厲于善也哲命謂賢智也式三案江
說本論衡孫說生子之生訓爲養詒訓傳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言天制此三命知我初服分命之也江曰吉凶兼言之
則哲兼愚歷年兼短折省文互見式三案天命哲兼愚
傳所謂天奪之鑒者其命以愚也天牖其衷是命以哲

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命可以祈求所謂自作元命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戮字絕句十五字連讀言勿以小民之過用非法遂亦
誅戮之也用乂民若有功若猶而也言能治民而有功
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江曰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正位乎天德小民

辭之以用于天下于王光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江曰言君臣相與勤勞憂恤共期于夏殷歷年之久欲王以小民受天長命蓋民安樂則天說喜而增歷數故以小民受天永命式三案式語詞之用也替廢也以由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鄭君說拜手稽首者召公旣拜興而言我小臣以下召
公拜訖而復言也百君子王之諸臣與翼吏江說予小
臣召公自稱謙詞也以猶與也末猶終也式三案讋柔
通柔民百君子謂撫柔斯民之百君子也友民民之馴
服者也言予小臣敢與撫柔斯民之百君子及馴服之
民安受王之威命明德王終以成天之命王亦光顯矣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勤勞供奉也見孫疏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復如曲禮願有復之復白也明辟明法也謂洛邑之經

營也曰復明辟曰作明辟皆言營洛之法也王如弗敢

及天基命定命成王以營洛之事委周召如弗敢親預

其事也及猶預也允保繼太保也相視也允保大相東土

其基為民之明法所謂基命也定命之功周公欲責難

于君也舊解以復辟為復還君位或以為反政于明君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

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洛師猶京師也乙卯朝至于洛師即召誥所謂乙卯朝至于洛黎水在河朔瀍水在河南瀍東瀍西之洛即春秋傳所謂王城平王東遷之所都也當日營此爲朝會地瀍水東之洛即春秋傳所謂成周敬王所遷之都也當日營之以處殷民詳見江王申鄭君說卜河朔黎水不言食者不吉也兩卜皆言食吉也鄭君訓食爲服田相食遷都以民食爲重不食之地勿遷鄭君意也灼龜食墨之說江王駁之爲明式三案經典中食穀互訓

穀謂安享其福祿也洪範既富方穀謂正人受祿方能安享之也論語邦有道穀左傳三日餼穀亦同穀訓善穀訓吉亦一義之引申此食亦當訓穀謂安享其祿也善也吉也祿也義皆兼之一日食用也見易井卦注又老子注

伻來以圖及獻卜

江本伻作抨云抨使也使人來于王所以其新邑之地圖及獻所卜之兆象必以圖者為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公敬天休答其命定命之言也來至也周鎬京也言公亟省觀宅爲鎬京配美也

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

馬云貞當也江曰視古示字恆常也常吉兩卜皆吉也二人已與周公也言我與公二人共當其美也式三案貞信也謂其無疑乎吉兆也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以與也江本億作意江曰意十萬也一說數似至萬曰

意誨曉敎也言公以我萬意年敬天之美叙拜手稽首受公敎誨之言也上拜手稽首是史官所記此則成王自道己拜非有二拜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鄭君曰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須行周禮須說始㝵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江本肇作肁稱作爯秩作豑江曰爯舉也咸徧

也王舉殷禮祀於新邑偏以尊卑次敘之亦有文也殷
尚質用殷禮故亦文孫氏引漢書翟方進傳咸秩亡文
孟康注曰諸廢祀亦文籍咸祭之以爲古文家說式三
案殷禮盛禮謂配享文武于明堂之祀天也舉明堂配
享之禮祀于新邑又徧次所此功臣之祀未有成典者
配于殷祭周公未敢專之因齊集凡有功烈遣使請于
鎬京曰庶幾王從予之請而有事也有事祭也工功通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此周公述王之命許咸秩亦文之請而欲以功次秩之

以功之大者爲首祀不以時位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此周公又述王之命也汝謂周公也功載載書之識功者也教工大傅伦學功大傳云悉謚也學效也江本敎工伦斅功式三案效功正字伦教工伦學俗字王傳周公受命篤弼丕視功載惟汝謚自效功是王既欲以功秩祀將以周公爲後日之元祀也周公述此而辭之故下言成王之朋比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鄭君曰孺子幼小之偁謂成王也

其往撫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其往上有愼字見嚴氏鐵橋唐石經校文燄燄一作炎炎又作庸庸詳見段說燄燄火行尚微也灼爇也見江說攸火氣也左氏哀三年傳鬱攸從之是也敘次也厥攸灼敘何戒王愼其後毋若火之始燄燄然其鬱攸然灼次及不可遏絕也

厥若彝及撫事

撫撫循度也言王當順常以度事勿朋比也

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以巳迺在祭也往新邑謂王往也嚮鄉通孫作向江作鄉有孫讀爲友明訓勉言予巳祭周工事矣王往新邑使鄉日就官之僚友勉起有功惇厚宏大成就寬裕王自有辭于萬世也

公曰巳汝惟沖子惟終

終終洛邑之功承上往新邑言也會百辟遷殷民所以終之此下詳言二事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鄭君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式三案享獻也多重也多儀重禮也役實行之也義通愍禮表記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義正同言禮不及者不貫志于享凡民亦謂是不享也言此欲王往洛邑以禮取諸侯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

時惟不永哉

鄭君曰裕勉也式三案須分也于往也謂己所不及聽者汝當分之教汝往洛以輔治民常於汝或懈于行而不勉于是非久安之道也言此欲王往撫殷民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江氏正訓長正父言父則如曹叔成叔康叔冉季以及召芮畢毛之屬孫氏父訓長正長謂百官式三案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九字為句言正父皆如予之奉命也言此欲王以鎬京事委正父也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汝往謂往洛邑也明農言退老也孫說明勉也大傳說大夫士七十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于門塾教出入之子弟是致仕者教勉農人之業也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裕導也戾來也言于明農處化導我民使之無遠太而皆來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

明勉也見孫氏引王石𦅸說謂公勉保輔之也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恆四方民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此成王欲留周公述其輔相之功也以與也言公所揚
揚世大顯之德與予小子揚文武之烈奉荅天命謂配
享文武于明堂之祀天也師洛師也公和協永久四方
民之居師謂營下都以處殷民也將大也言公惇厚功
宗之大禮舉秩元功爲元祀其餘以次祀之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
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旁段本作方迺江本段本皆作御江曰旁溥也穆穆美也稱上曰衡衡所以取平也璣度之器以諭政柄言公之德充于天地施于四方溥為穆穆之美化操馭平天下之衡不有迷錯又有文有武以勤教于下我沖子安受其成無待有為惟早夜脊其祭祀而已式三案此申說上非言公之德明能為此見公之不可去也文武勤教謂示以大烈明當配享使沖子毖祀之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言公之功輔導我之厚當如是見公之必宜留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退歸也委也即節適辟法制也委鎬之節制于鎬之臣

答篤敘正父往洛之言也命公後立伯禽治魯使公留

洛也一說成王是時在洛自言退鎬命公在洛留後治

失之上言伻來言往新邑言汝往下言予往言來相宅

言伻來毖殷言王在新邑知此時在鎬欲適洛也一說

周指洛邑以上化周匹休從王于周例之亦非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

四方迪亂未定爲句迪正也言四方之所正所治未定

也何法解義本王伯申敉彌迺終也于宗禮亦未克敉
言此禮猶有未終之事也言此益見公之不可去也
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迪導也將助也工事也亂治也言公導助其後監察士
師之事大安文武受民之治爲我之四輔也江曰四輔
者道充弼丞常在王前後左右者道立于前周公爲之
王伯申曰上文公功棐迪篤下文公功肅將祗歡並以
公功發句文相符義相合
王曰公定予往已

定止也言公留止于洛予往洛邑矣
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
哉一仡我詳見段說肅進也見孫說將助也言公進助
則我歡公大則我困無困我也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江說我惟無斁句其康事公勿替句刑仡型型四方句
其世享句言我無懈倦其安事公勿替以公儀型四方
其世世享我之德也式三案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八字
為句勿替刑句於文為順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弘朕恭

鄭君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烈威也朕段孫皆

宜爲訓字訓古他狀恭江他質段他其王命西洛承保

文王受命之民及光烈考武王大訓之供奉也段曰他

洛本武王之意故曰宏訓共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他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典稱皆法也曰肆迪語詞言大篤法殷獻民之治爲四

方新洛爲周京敬導之𦘔其自是宅中而治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

旦周公名以與也多子衆卿大夫也烈業也見江孫說

言予旦與衆卿大夫及御士厚先王之成業以荅衆庶

爲周京信導之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鄭君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

者祀五帝大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

其法度而損益用之據鄭君注考成也昭明也單盡也

式三案昭卽詔孚告也謂考究我告予之法度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此言遷殷民之事也伻來毖殷使公敉遷殷民也以明禋享告遷也寧蓋訓安江孫申鄭君說指武王式三案寧願詞成王不自告文武請周公代告也江曰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因釀秬爲酒芬芳條鬯故曰鬯卣中尊也絜祀爲禋故云明禋享進獻也宿經宿也敬于祀不敢經宿敬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殷乃引考

惠仁也篤厚也言以仁厚敘次殷民也遘讀通交也自用也見江說無有遘自疾無或交相用怨也猒飫也見馬注引長也考成也見江說謂殷民之治永成也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江曰王使殷民承順其敘將自是萬年其長觀於我周家子孫而懷其德矣式三案朕子猶禮之吾子謂成王也懷德安懷恩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

江曰戊辰十二月日也或以為晦日則非也冬祭曰烝
記之者記始祀于新邑式三案戊辰在亥月烝祭配享
功臣周禮司勳謂之大烝以此本殷禮也
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
公其後
祭歲子月朔日也鄭君曰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
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
讀所作冊書告神以周公之宜立為後者謂將封伯禽
也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疏曰是成王八

年正月朔旦冬至也鄭氏以爲成王元年盡從尚書家

師說以下七年爲紀周公居攝之年故謂八年爲元年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江曰王賓諸侯助祭者易曰利用賓于王詩敘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禋之言煙周人尚臭殺牲則取膟膋合蕭與黍稷燔之煙臭旁達故曰殺禋王賓于殺禋之時皆至于廟矣季子以周曰祼有禋禋之言煙肆師所謂爩鬱鬯人所謂合鬯也禮記鬱合鬯臭陰達淵泉即禋事灌以圭璋即祼事若燔膋在祼後江說似非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江曰王命封伯禽為周公後作為冊書王依宗南鄉周公北面伯禽後之亦北面史逸由王右執冊誥之皆降拜登受冊春秋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宗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蓋皆其誥辭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季

癸歲建子月從特書建亥之十二月者為誕保七季言

也猶說以十二月爲伐冊逸誥之月非也江曰書在十二月則周公居攝剏七年也孫曰鄭君用衞宏說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武王喪畢時年十二周公辟居東都時年十三遭風雷之變年十四明年迎周公年十五反政年二十二也史記以武王崩時成王在襁褓與鄭君說異賈誼新書云成王二十歲卽位享國與鄭君說亦異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鄭君曰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

成王命告殷之眾士以撫安之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義見大誥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江本勅作敕孫曰勅同飭正也江曰將猶奉也我周右
助天命奉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以敕正殷命以終于
上帝之事式三案罰沿也敕告也敕殷命終于帝為一
句謂告殷之命終于天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馬本弋作翼曰取也鄭君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段曰翼訓取者讀翼爲弋也僞傳改弋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孫曰畀予也允佞也罔誣也固蔽也亂惑也弼輔也惟天所不與者佞罔蔽惑之人故輔佐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江氏本固作怙據薛氏古文訓云天不與信誣罔而怙亂者莊氏說惟天不畀允與惟天不畀純同罔怙亂與亂怙亂同此又一說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江曰帝亦天也秉執也畏讀曰威惟天之不與殷于何
諭之諭之于民而已惟我下民所秉執所依爲即天之
明威也天道幽微恐不能諭多士故指民言之所謂善
言天者必有徵于人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上帝天也引恆逸樂也適悅也天心憂人之淫逸夏弗
不悅淫逸則天神享之也王充論衡以堯舜引用隱佚
解之今文異說

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

致部

庸用也泆蕩也有辭有學朕可指說也言桀游蕩有學

朕聞于天也天無所念聞廢其大命而致于汝也泆馬

伦屑屑逸泆古通用詳見江孫說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江曰革更也俊民才德過人者甸治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恤愼也一伦率循也配天其澤舊說配天布其德澤江

說配天享其福澤孫說澤訓祿配天終其祿式三案澤

繹延永長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

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誕語助詞顯顯道淫也罔顧于天不淫天也天既不畏

于先王勤家之道也不能聽念也祗病也祗疷通大溢

厥逸樂罔顧于天之淫民之病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

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不保不佑也有辭于罰有舉朕之罰也于之也見釋詞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

告勑于帝

江投本勑作敕江曰靈善割剝也言武王大善承奉天

事天有命曰剝喪殷國則告敕正殷命之事于帝謂埘

野祡于上帝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貳疑也適敵通言我之事不疑殷之為敵惟汝武庚與

我為敵而畔也江孫說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江曰洪大也我其曰惟爾武庚大無法度我本不女動也難發自女邑自取滅亡爾

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予與也正平也予亦憐天卽與殷以大誅罰罪之若稽夫故殷不治平而多士姻戚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

段曰猷道也道導也猷告者導告也孫曰奉德猶多方

之秉德也成周在紂城朝歌之西南故云西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有或也不敢或後天時也唐石經後下有誅字見段孫
說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廸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迪進也簡與柬通擇也言汝知殷先人有典册記殷革
夏命之事今汝又曰殷之革命夏多士進擇在王庭有
事在百僚是怨周之不用殷士也江孫說略同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

鄭君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江說求爾于天邑商謂封微子為殷後式三案聽從也見孫說率用也肆緩縱之也見王氏伯申說予一人惟從用德求于天邑商有德則聽從之也不可聽從者用緩縱矜憐爾也率肆矜一作率夷憐謂循常矜憐之也亦通

非予辠時惟天命

惟一作維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罰

江本多士上有告爾字奄作郁江云來自郁謂踐郁歸也事在周公攝政三秊四國管蔡商郁谷我來自郁之時我大下教令于女四國民我乃明致天罰于四國之

君

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移遐逖遜江本佗迻瑕邊愻江曰迻遷徙也瑕邊遠也多適愻順也徙女于洛邑遠女故土之惡俗比近臣事我宗周庶幾適于愻順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江曰申重也今我惟不忍女殺恐女陷于辠戾惟是故有重申之命冄歸自鄗大降民命故此為重命也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尙有爾土爾乃尙寍榦止

馬曰賓卻也江曰如馬說則賓讀為擯也今我作大邑于此土中洛汭之地以待四方我于四方無所擯卻豈獨擯外爾多士乎亦惟爾多士所服從奔走臣事我者遜于慈順則我將安定之爾乃庶幾有爾土爾乃庶幾

妥女之餘事之居矣弍三案止語詞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

天之罰于爾躬

江曰啻但也言致罰儆懼之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季于茲洛爾小子

乃興從爾遷

江曰興起也今女惟是安居于女邑繼女所居之業女

其有安事有長久季于茲洛邑則可長子孫于此女小

子乃興盛矣是從爾遷基之也言此者又鼓厲之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言上有譌字見嚴氏唐石經校文江曰王曰下葢有脫文或之言有也今時我乃有言告女女其安所居哉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鄭君曰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無一作毋作亾逸一作佚作劮江說以无佚為古文毋逸為今文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江本穡作嗇艱作囏逸作佚江曰稼嗇民之勞事也先
知其囏難乃後佚豫則知稼嗇爲小民之依賴禮記曰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
武之道先知稼嗇之囏難乃佚一張一弛之道也江說
本王充論衡王伯申曰依隱也猶今言苦衷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艱難乃逸四字聯讀與上同言先苦後甘也乃諺既誕

漢石經作乃憲既延卽史記所謂為業既長久也否則侮厥父母皆卽侮其父母也否則猶下否則言予不知先哲後世爲業既遠皆侮之也江本諺作憲否則作不則江曰相視也憲猶欣也喜樂之意則㳂也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以勸其業其子安享其成不知其艱難乃佚豫乃喜樂乃誕妄不濔侮慢其父母曰昔人无所聞知不知佚樂孫以嘵諺爲正俗字解爲恣雖强悍之義王伯申曰不則猶於是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鄭君曰中宗謂太戊也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嚴一作儼寅一作敬度一作亮鄭君曰恭在貌敬在心

江曰儼矜莊貌寅當為夤敬也儼恭在貌寅畏在心孫

曰度作亮者亮信也

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治一作以祗一作震馬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

也式三案荒虛也不敢空自安也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肆一作故享一作饗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鄭君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也暨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江曰時或為寔寔亦是也段曰其在高宗句時寔皆訓是

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或一作有又也亮一作諒作涼作梁陰一作闇鄭君曰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

丁立憂喪三秊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馬曰亮信也陰默也式三葉代及也

其惟不言言乃雍

雍和也鄭君曰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一本雍作讙鄭君曰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臣民望其言久矣王氏申鄭以雍讙爲今古文之異又曰不言恃不出政非三秊竟如土偶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江曰嘉善也靖和也安也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鄭君曰小大謂萬民及羣臣也言民臣小大皆無怨王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史作五十五年石經作百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

馬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爲王久爲小人鄭君說同江王申鄭君說駁王肅因史記言帝甲淫亂遂剏說祖甲爲太甲又造爲僞傳云

此以德優劣年多少爲先後辨極詳段說祖甲今文尚
書作太甲今文敘太甲之事當在高宗肜其說據洪氏
隸釋及殷本紀及漢書王舜劉歆之言亦復詳晳依今
文說不義惟王謂其顚覆典刑也舊爲小人謂久也長
久習閒小人之事也

作其即位

江曰武丁崩祖庚立祖庚崩祖甲立

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
國三十有三年

江曰甚惑也三十或作卅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秊或七八秊或五六秊或四三秊

耽樂之從一作湛樂是從四三秊或作三四秊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

周字句絕抑謙抑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微服不衣顯者之服也即就也康荒通荒草穢之

地文王就此而功田功故不衣顯者服也江云服事也
康安也文王即安于卑下之事就功于田功孫說康康
通居屋也文王就卑下之事安居之功田作之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江曰徽和懿美也惠鮮鰥寡猶解鮮訓乏惠及貧乏之鰥
寡之人王氏訓鮮為善如鮮我方將鮮我覲爾之鮮孫
說同江說據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作惠于鰥寡式三
案鮮斯古通用詩鮮民之生與斯同見阮氏釋鮮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厎一作仄遑作皇爲正暇覽也盤蘧碑云日稷不夏稷

厎夏暇同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惟正之供舊解云用有常貢案盤一作其供一作共一

作以萬人惟政之共一作惟政之恭無以庶邦三字江

孫解爲敬恭于政事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鄭君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江同文王

享國五十一年言五十舉成數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鄭君曰淫放恣也一本作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供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今之過古用皇一作兄同聲俗字訓與順通言耽樂非天人之所順也時人丕則有愆是耽樂人皆卽有辠也

與丕則敵德同江解是人大則效之斯有愆尤孫說丕語詞言是人有愆尤也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酗一作配說文配酒色也孫曰酗當爲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譸一作侜一作輈或下無胥字江曰譸張誑也幻相詐惑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訓順迪一本作人乃訓變亂正刑是訓讀爲馴也至于

小大句與上同統臣民言也違怨詛祝言民也否則猶
丕則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
四人迪哲
江曰迪佀也佀哲明也段說今文尚書當佀自殷王太
宗及中宗及高宗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鄭君曰皇暇也皇自敬德謂寬暇自敬不但不敢含怒

乃欲屢用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江曰皇一作兄兄

古況字滋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辜殺無辜怨有同

是叢于厥身

江曰辟辠也孫曰辟法也綽亦寬也叢聚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一本無其字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

江曰君尊偁也奭召公名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孚付古字通休慶也見孫說言殷已墜命不敢謂殷之始永付以休慶矣若順也終一作崇作道終崇同聲道則今文異字祥一作永祥永古同聲言殷能順天所輔之誠我不敢謂殷之終于不永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

孫曰時是也迪召公委任于己己不敢不遠慮而辭委任也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

江孫句讀同孫曰言于我民無過失無背違惟恃有人在化導之

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佚一作失在家謂遏老也歷艾也艾久也小子謂成王

在今予小子句言我後嗣弗克敬天地遏失寿人之光
幾我二人在家迵老不恩天命之不易受天意之難信
乃其須命弗克經久嗣寿人恭敬顯明之德矣在今予
幼君旦弗克有以改正也惟道揚寿人光延于我幼君
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鄭君曰又曰人又云周公稱人之言也甯王卽文王也
江申鄭君說曰釋捨也不庸捨文王所受之命以德之
延長也式三案甯王武王也言文王受命由武王之延

之天乃不捨置之也我道一作我迪迪由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鄭君曰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阿衡保衡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格一作假馬曰至也

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鄭君曰伊陟伊尹之子馬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

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江曰敘有臣扈篇在湯誓前則爲湯臣矣大戊大甲之孫也臣扈猶逮事之與抑別是一人而同名者與不可知矣乂治也敘有咸乂四篇蓋說巫咸治王家之績也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巫賢馬以爲巫咸之子古咸賢異音也甘盤江氏疑卽傅說未可汲信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率聿通語詞也陳道也言惟此有道之臣安治有殷殷

禮謂殷之祀禮陟配天者謂禘郊祖宗祭祀以配食多歷年所謂商祀六百也見江孫說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

天惟純佑句純大也佑福佑之也命則商句謂天命天下宗於商也實是也見孫疏百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江孫說同秉德奉德也明恤明恤政事也屏侯甸侯甸之為屏藩者矧譎也孫說以天惟純佑命則句商實連下讀

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稱舉也乂艾通相也辟君也一人天子也若卜筮罔不是孚言信之若卜筮也江孫說同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

壽久也常也格正也言天道常平正兼保乂滅威言之也文選潘元茂冊魏公文注引壽作受

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下有字乂通及也殷嗣謂紂天滅威天滅之以威也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江曰今女長念此則有以堅固其命其治功足以光明
我新造之國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割申勸甯王禮作周田觀文王今文讀割申勸爲厥亂
勸一本割作創詳段說江曰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大
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江
說據禮緇衣注式三案甯王武王武王德延文王天蓋
重勸之而使周集大命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
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鄭君曰詩傳説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云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大師也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以自比焉江曰虢叔文王之弟春秋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閎也散宜也泰也南宮也皆氏夭生顛括皆名也惟文王庶幾能修治安和我中夏之國亦惟有此五臣爲之輔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無能往來茲迪彝教八字句言不能奔走先後爲文王道此常教也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八字句蔑無也降下及也言文王既無賢臣無德以降下于國人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江氏以冒聞于上帝句與康誥同冒一作勖段曰古音冒與勖皆音懋是以顧命冒貢作勖贊盤庚懋建作勖孫氏本王伯申說云迪進也昭同詔勴也相也迪見

之迪用也見顯也冒與懋音相近義尋為勉言惟大助
秉德之人進知天之威命乃惟是相文王用斯懋勉發
聞于天惟是受有殷之大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鄭君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江曰死者
謂虢叔也尚迪有祿庶幾輔導以保有天祿式三案祿
善也謂上輔導以善也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江本劉作鐂曰鐂克也其後四人與武王大奉天威徧

克其敵謂誅紂及憝國九十有九也據孫說咸滅通殺也春秋傳克減侯宣多咸劉不端義皆為殺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孫說昭武王惟冒與上昭文王迪見冒同言相道武王惟懋勉也丕單稱德言大盡稱其德也冒一作明設孫以為假借字

在今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

在今予小子何小子謂成王孫曰游行也江訓泳游

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

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鄭君曰耇老也造成也詩曰小子有造老成人之德不降志與我竝在位則鳴鳥之聲不聞乃曰有能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式三案同末句小子謂成王同與恫通未與昧通言知識不周也誕語詞責非責收修通治也言沖子恫昧矣在位者無于我沖子非責修治罔勖勵以不及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事小子則鳳鳥不聞矣矧曰其又有所格乎承上格于皇天格于上帝言也鳴鳥一作鳳鳥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肆今也茲此也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鄭君曰召公不悅似隱急故令謀于寬裕式三案告君
　乃猷裕我句裕道也訓告君乃謀開導我也不以後人
　迷不使後人迷惑其心迹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
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孫讀乃悉句又從江讀惟文王德丕承句江曰前人謂

武王也周公召公𦒿竝受武王顧命命輔成王者孫曰偶耦通侑也乘承通寿人亦乃心甚盡命汝立民之中訓曰汝其以明德勉侑王惟在誠心承此大命惟文王之德是承受任大責重乘竟之憂也莊曰明勖皆勉也偶輔也曰汝明句勖偶王句在亶乘茲大命句

公曰君句告汝句朕允

言今告汝予實乘款也

保奭其汝克敬句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江曰保召公官也偁其官而名之欲其思所任也以猶

與也否讀如易否卦之否否厖也肆長也汝其能敬哉

與我監于殷之器亾大厖長念我之天威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襄除也言予不見信于汝惟如此誥之詳予思曰除去

我二人汝有合意之人哉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

孫曰茲滋迪蓄也戡堪迪勝也言者曰在是二人致天

休美蓄至惟是二人弗敢勝當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枉才通始也時事通難顯賢俊始可諫以大事言今不
可退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
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江曰式用率循俾使也厚輔王室是我二人我用能至
於今日休美我不但已也我欲徧成文王之功于不懈
怠大覆冒天下四海之隅日出所照无不循度而可使
也王伯申曰俾從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江曰惠讀爲智慧之慧不惠謂詞也越于也言我不慧故煩于言若此多誥我惟用悲閔于天于民故也式三案越及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江曰惟汝知民德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其終之爲貴

祗若茲往敬用治

江曰祗語詞也我所告祗如此而已君其往敬以爲治哉式三案召公欲歸老周公留之危盛㬎明直泣涕而道之其心誠矣而人才雖[illegible]亦于此篇可見也召公欲

退老之故難憑臆言敍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當是不欲爲保之意如蔡典言縣謙德不怡百史記漢書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阼鄭君馬融謂召公以周公旣攝王政致太平不宜復列臣位故不說諸說疑不敢決

後學定海王亨彥
孫　家岱　同校